



言志錄

單

□ 13
3086



一齋佐藤先生著

言志四錄

嘉永庚戌暮秋 名山閣刊

口 13
3086
口 13
3086

藏書印



言志錄

江都 一齋居士錄

新金圖書印

凡天地間事。古往今來。陰陽晝夜。日月代明。四時錯行。其數皆前定。至於人富貴貧賤。死生壽殤。利害榮辱。聚散離合。莫非一定之數。殊未之前知耳。譬猶傀儡之戲。機關已具。而觀者不知也。世人不悟。其如此。以爲己之知力足恃。而終身役役。東索西求。遂悴勞以斃。斯亦惑之甚。文化
五月念六日錄

言志錄

太上師天。其次師人。其次師經。

凡作事須要有事天之心。不要有示人之念。

天道以漸運。人事以漸變。必至之勢。不能卻之使

遠。又不能促之使速。

憤一字。是進學機關。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方是憤

學。莫要於立志。而立志亦非強之。只從本心所好

而已。

立志之功。以知恥爲要。

盡性分之本然。務職分之當然。如此而已矣。

君子有德之稱。有其德則有其位。視德之高下爲

位之崇卑。及叔世有無其德而居其位者。則君

子亦遂有專就在位而稱之者。今之君子。盡知

冒虛名之爲恥。

人須自省察。天何故生出我身。使我果供何用。我

既天物。必有天役。天役弗共。天咎必至。省察到

此。則知我身之不可苟生。

權能輕重物。而不能自定其輕重。度能長短物。而

不能自度其長短。心則能是非物。而又自知其

是非所以爲至靈歟。

以三代以上意思讀三代以上文字爲學故讀書。

吾既有資善之心。父兄師友之言。唯恐聞之不多。至於讀書亦得不多乎。聖賢所云多聞多見意。正如此。

脩辭立其誠立誠脩其辭其理一也。

栽者培之雨露固生生也。傾者覆之霜雪亦生矣。

靜觀造化之跡皆行其所無事。

凡事到妙處不過自得天然形勢此外更別無妙面欲冷甘欲煖胸欲虛腹欲實。

人精神盡在乎面不免逐物妄動須收斂精神棲諸背方能忘其身而身真爲吾有。

心下痞塞百慮皆錯。

閒思雜慮紛紛擾擾由外物溷之也。常使志氣如劍驅除一切外誘不敢襲近肚裏自覺淨潔快豁。

吾方將處事必先於心下自下數鍼然後從事。心之邪正氣之強弱筆畫不能掩之。至於喜怒哀懼勤惰靜躁亦皆形諸字。一日內自書數字以反觀亦省心之一助。

有心求名固非。有心避名亦非。

慮事欲周詳。處事欲易簡。

真有大志者克勤小物。真有遠慮者不忽細事。纔有誇伐念頭便與天地不相似。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以此待人儘好。

自責嚴者責人亦嚴。恕人寬者自恕亦寬。皆不免於一偏。君子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今人率口說多忙。視其所為整頓實事十一二。料理閑事十八九。又認閑事以為實事。宜其多忙。有志者勿誤踏此窠。

緊立此志以求之。雖搬薪運水亦是學所在。況讀書窮理乎。志之弗立終日從事讀書亦唯是閑事耳。故為學莫尚於立志。

有志之士如利刃。百邪辟易。無志之人如鈍刀。童

蒙侮翫

少年時當著老成工夫。老成時當存少年志氣。

容物美德也。然亦有明暗。

人言須容而擇之。不可拒。又不可惑。

能容人者而後可以責人。人亦受其責。不能容人者。不能責人。人亦不受其責。

心之所形。尤在於言與色。察言而觀色。賢不肖人不能廋。

人之賢否。於初見時相之多。不謬。

愛惡念頭。最累藻鑑。

富貴。譬則春夏也。使人心蕩。貧賤。譬則秋冬也。使

人心肅。故人於富貴則溺其志。於貧賤則堅其志。

知分。然後知足。

悔昨非者。有之。改今過者。鮮矣。

得意時候。最當著退步工夫。一時一事。亦皆有亢龍。

寵過者。怨之招也。昵甚者。疏之漸也。

土地人民天物也。承而養之。使物各得其所。是君職也。人君或謬謂土地人民皆我物也。而暴之。此之謂君偷天物。君之於臣。舉賢使能。與治天職。與食天祿。元首股肱。合成一體。此之謂義。人君若徒謂我出祿俸。以畜人。人將報以赴驅使而已。則與市道何以異。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臣之分。已屬天定。各盡其職而已。故臣之於君。當不視畜養之恩。何如而

厚薄其報也。

助天工者。我從而賞之。戕天物者。我從而罰之。人君非容私焉。

五穀自生。假耒耜以助之。人君財成輔相。亦與此似。

大臣之職。統大綱而已。日間瑣事。遵依舊套可也。但發人難發之口。處人難處之事。年間率不過數次。勿須紛更勞擾。

社稷之臣所執。二曰鎮定。曰應機。

家翁今年齡八十有六。側多人時。神氣自能壯實。少人時。神氣頓衰。脫余思。子孫男女同體一氣。其所賴以安者。固也不但此。老人氣乏。得人氣以助之。蓋一時氣體調和。如服溫補藥味一般。此其所以愛多人而不愛少人。因悟王制八十非人不煖。蓋謂以人氣煖之。非膚嫗之謂。癸酉臘月小寒節後五日錄酒穀氣之精也。微飲可以養生矣。過飲至於狂酖。是因藥發病也。如人復附子巴豆大黃之類多。

服之必致眩暈。飲酒發狂亦猶此。

酒之用有二。鬼神有氣無形。故以氣之精者聚之。老人氣衰。故亦以氣之精者養之。若少壯氣盛之人。祇足以致病已。

勤之反爲惰。儉之反爲奢。余思酒能使人。生情又使人長奢。勤儉可以興家。則惰奢足以亡家。蓋酒爲之媒也。

培植草木以觀元氣機緘之妙。何事非學。登山嶽涉川海走數十百里。有時乎露宿不寐有。

時乎饑不食寒不衣此是少實際學問若夫徒爾明窗淨几焚香讀書恐少得力處

凡所遭患難變故屈辱讒謗拂逆之事皆天之所以老吾才莫非砥礪切磋之地君子當慮所以處之欲徒免之不可

古人讀經以養其心離經以辨其志則不獨讀經爲學而離經亦是學

一藝之士皆可語

凡與人語須教渠說其所長於我有益

凡事於吾分不得已者當爲之不避可得已而不已○是則自我生事

才猶劍善用之則足以衛身不善用之則足以殺身

古今爲姦惡之小人皆才過人若商辛最是非常才子雖有微箕比干諸賢且親不能格其心又不能易其位終以斃其身而殄其世是才之可畏也

辭爵祿易不爲小利動難

利者。天下公共之物。何曾有惡。但自專之。則爲取怨之道耳。

循情而制情。達欲而遏欲。是禮之妙用。

治己與治人。只是一套事。自欺與欺人。亦只是一套事。

凡欲諫人。唯有一團誠意。溢於言而已。苟挾一念疾之心。諫決不入。

聞諫者。固須虛懷。進諫者。亦須虛懷。

使人懽欣鼓舞。暢發於外者。樂也。使人整肅收斂。

固守於內者。禮也。使人懽欣鼓舞之意。於整肅收斂之中者。禮樂合一之妙也。

古者方相氏爲儺。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毆之。鄉人群然出觀。蓋制禮者有深意焉。伏陰愆陽。結爲疫氣。欲驅除之。莫若資乎人。純陽之氣也。方相作氣。率先百隸從之。狀若怪物。然闔鄉老少。雜遝聚觀。且駭且笑。於是陽氣四發。疫氣自能消散。乃至闔鄉人心。亦因以懽然和暢。無復邪慝之伏鬱於內矣。蓋

其近於戲處是其妙用所在歟

治安日久樂事漸多勢然也勢之所趨卽天也如士女聚懽飲讌歌舞在在有之固不可得而禁止而乃強禁之則人氣抑鬱無所發洩必伏爲邪慝藏爲凶姦或結爲疾疢毒瘡其害殊甚爲政者但當斟酌人情爲之操縱置之於禁不禁之間使其不至於過甚是亦赴時之政爲然人心不可無歡樂發揚處故王者出世必作樂以教之使人心有所寄樂不至淫和不至流風移

俗易斯無邪慝矣當今所傳雅俗樂部雖並無移風易俗之用而士君子爲之亦無不可至如坊間詞曲多是淫哇巴歛有損無益但舍此則都鄙男女無所可寄以歡樂發揚勢亦不可繳停之譬諸病發揚表也抑鬱裏也擊表則入裏不可救也不若姑緩其表以防內攻此爲政者之所宜知

人君當令士人常遊於射騎刀稍之技蓋其進退驅逐坐作擊刺使人心身大有所發揚是不但

治不忘亂而又於政理有補。古樂不能不亡。樂其始於何世。果前乎聖人歟。若有待於聖人而後作。則其人既亡。而其所作安能獨保久遠。聖人德之精英發而爲樂。乃被之管絃。諧之簫磬。使聽者如親炙之。則樂之感召。以其德之寓於此也。今去聖既遠。傳之者非其人。其漸致差繆。遂以亡。亦理勢之必然。韶之傳於齊。孔子深契於心。然恐已非當時之全。但其遺音尚足以感人。而今亦遂亡矣。凡天地間事。

物。生者皆死。金鐵亦滅。況乎寓於物者。能保久遠乎。故曰。古樂不能不亡。但至於元聲太和存於天地人心者。則前乎聖人。後乎聖人。未嘗有始終焉。是亦不可不知。

一氣息一笑語皆樂也。一舉手一投足皆禮也。聰明而重厚。威嚴而謙冲。爲人上者當如此。爲邦下手處。在閭閻內之治。禁淫靡。省冗費。最爲先務。

人君閨門之事。其好歹外人能識而竊議之。故欲

正風俗敦教化必起基於此

人主每事私自令則少威嚴歷有司則人嚴憚之不信大臣之言而信左右之言不聽男子之言而聽婦人之言庸主皆然

下情與下事不同君人者下情不可不通下事則不必通

邦有道則君與大臣讓權權在於德不在於力邦無道則君與大臣爭權權在於力不在於德權在於德則權不離於上權在於力則權遂歸於

下故為政唯以德禮之為尚

大臣弄權之風多自幼主而起權一下移不可復收主年既長仍擁虛器沿襲成風則患遺後昆矣但大臣得其人則獨無此患耳

當托孤之任者迨孤主年長則當早還權於君以自退避乃能君臣兩全伊尹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是阿衡實踐之言萬世大臣之龜鑑也

著眼高則見理不岐
當今之毀譽不足懼後世之毀譽可懼一身之得

喪不足慮。子孫之得喪可慮。

已死之物。爲方生之用。既過之事。爲將來之鑒。

人看月。皆徒看也。須於此想。宇宙無窮之概。乙亥中秋

月下錄

薄於不得已。而後發諸外者。花也。

布置得宜。而不假安排者。山川也。

人須守地道。地道在敬順。承乎天而已。

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各守其職。以聽乎心。是地順

乎天也。

使地能承乎天者。天使之也。使身能順於心者。心

使之也。一也。

舉目百物。皆有來處。軀殼出於父母。亦來處也。至

於心。則來處何在。余曰。軀殼是地氣之精英。由

父母而聚之心。則天也。軀殼成而天寓焉。天寓

而知覺生。天離而知覺泯。心之來處。乃太虛是

已。

氣有自然之形。結成體質。體質乃氣之聚也。氣人

人異。故體質亦人人不同。諸其所思惟運動。言

言志錄
談作爲各從其氣之所稟而發之。余靜而察之，小則字畫工藝，大則事業功名，其迹皆如其氣之所結而爲之。形人之少長，從童稚之面貌而漸以長，既其長也，凡發迹於外者，推一氣而條達之，如體軀之長大不已也。故觀字畫工藝，若其所結構堂室園池，亦可以想見其人氣象何如。性同而質異，質異教之所由設也。性同教之所由立也。

人君以社稷爲重，而人倫殊重於社稷。社稷可棄，人倫不可棄。

或疑成王周公征三監，非重社稷輕人倫乎？余謂不然。三叔助武庚以叛，是則叛於文武矣。爲成王周公者，不爲文武討其罪，而故縱之以黨其惡乎？卽仍是重人倫矣。

諺云：禍自下起。余謂是亡國之言也，不可使人主誤信之。凡禍皆自上而起，雖其出於下者，而亦必有所致。成湯之誥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爲人主者當監此言

征止十一則井田也經界不慢則井田也深耕易耨則井田也百姓親睦則井田也何必拘拘乎方里九區然後爲井田哉

夏后氏而來人君皆傳於子矣是世其祿也人君既自世其祿而使人臣獨不得世其祿者斯不亦爲自私乎故世祿之法天下之公也天下事物有理勢不得不然者學人或輒斥人事目以無用殊不知天下無無用之物則亦無無

用之事其斥以爲無用者安知其不爲大有用者乎若輒一概以無用目之則天之生萬物一何無用之多也有不中材之草木有不可食之禽獸蟲魚天果有何用而生之殆非情量所及易曰賁其須須亦將何用

凡年間人事萬端算來十中七無用但人處平世心無所寄則閒居爲不善亦不少今連貴賤男女率爲無用纏綿驅役以涉日則念及不善者或少矣此亦其用處蓋治安世界不得不然亦

理勢也。

欲知性之善。須先究爲惡之所由。人之爲惡。果何爲也。非爲耳目鼻口四肢乎。有耳目而後溺於聲色。有鼻口而後耽於臭味。有四肢而後縱於安逸。皆惡之所由起也。設令軀殼去。耳目鼻口。打做一塊血肉。則此人果何所爲惡邪。又令性脫於軀殼。則此性果有爲惡之想否。盡試一思之。

性稟諸天。軀殼受諸地。天純粹無形。無形則通。乃

一於善而已。地駁雜有形。有形則滯。故兼善惡。地本能承乎天。以成功者。如起風雨。以生萬物。是也。又有時乎風雨壞物。則兼善惡矣。其所謂惡者。亦非真有惡。由有過不及而然。性之善與軀殼之兼善惡。亦如此。

性雖善。而無軀殼不能行其善。軀殼之設。本趨心之使役。以爲善者也。但其有形者。滯則既承乎心。以爲善。又由有過不及而流於惡。孟子云。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可見軀殼亦

本無不善。

人不能無欲。欲能爲惡。天既賦人以性之善者。而又必溷之以欲之惡者。天何不使人初無欲。欲果何用也。余謂欲者。人身之生氣。膏脂精液之所蒸也。有此而生。無此而死。人身欲氣四暢。由九竅毛孔而漏出。因使軀殼熾其願。所以流於惡也。凡生物不能無欲。唯聖人用其欲於善處耳。孟子曰。可欲之謂善。孔子曰。從心所欲。舜曰。俾予從欲以治。皆就善處言之。

人身之生氣。乃地氣之精也。故生物必有欲。地兼善惡。故欲亦有善惡。

草木之有生氣。而日暢茂。是其欲也。從其枝葉之所長。則欲漏。故伐其枝葉。則生氣反於根。而幹乃大。如人亦從軀殼之欲。則欲漏。欲漏則神耗。不能靈也。故窒欲於外。則生氣畜於內。而心乃靈。身亦健矣。

鍋內之湯。蒸成烟氣。氣漏於外。則湯減。以蓋塞之。則氣不能漏。化露滴下。湯乃不減。人能窒欲。則

心身並得其養亦如此。

近代賞孝子。賜金帛粟米。以旌之。於風勵頹俗之意。則得矣。但其賞之。當原諸孝子之心。爲可孝子之心。愛親之外。無他念。其身之艱苦。且甘受之。況敢求名乎。故金帛粟米之賜。宜厚於其親而薄於其子。蓋非薄於其子。所以厚於其親者。卽所以厚於其子也。賞親之辭曰。庭訓有素。賞子之辭曰。能從庭訓。如此。則孝子之素願足矣。孝名之著。必由於貧窶艱難。疾病變故。則凡有孝

名者。率不幸人也。今若徒厚賜於孝子。而不及於親。則於爲孝子者。幾乎資其家之不幸。以博賞徵名也。其心恐有所不安。且凡稱人之善。當必本其父兄。如此。則不獨勸其孝弟。而并以勸其慈友。可謂一舉而兩得之。

古今以舜爲大孝人。舜固大孝矣。然余爲舜。不願稱此名。舜果爲孝子歟。聞其有此名。必將竦然。惴懼。不翅膚受。砭刺。蓋舜之孝名。由瞽瞍之不慈而顯。使瞽瞍爲慈父。則舜之孝。亦泯然無迹。

此固其所願也。乃不得然。故舜只憂苦百端。負罪引慝。爲父隱之思。已寧得不孝之謗。而不使親之不慈暴白。然而天下後世論已定。推舜以爲古今第一等孝子。而目瞽瞍以爲古今第一等不慈。夫舜之孝名。不可磨滅。則瞽瞍之不慈。亦不可磨滅。使舜知之。必有不勝痛苦者。故曰爲舜不願稱此名。

上古之時。無人君。無百官有司。人各食其力。以爲生。殆與禽獸等耳。當是之時。強陵弱。衆暴寡。有

不得遂其生者。其間有才德出於衆者。則人必有來控以情。請宰斷者。於是往而爲理解之。强者衆者。屈於其直。而服於其義。不敢復陵暴弱者。寡者。因以得遂其生。如此者。漸多。遂至於群然來控。不能自食其力。勢不得不拒絕之。於是衆必相議曰。微是人。患復作。盍各出衣食以給之。使是人無復食力之勞。則必能爲我肯專任之。衆議乃諧。以是再請才德者。果諾之。是則君長之始。而貢賦之所由起也。如是者。彼此有之。

其間又有才德大卓越乎衆者。次者亦皆來聽命焉。推而上之。以第一等才德者。置諸第一等地位。乃億兆之君師是也。孟子所謂得乎邱民而爲天子意。亦與此類。

欲爲世間第一等人物。其志不小矣。余則以爲猶小也。世間生民雖衆。而數有限。茲事恐非難濟。如前古已死之人。則幾萬倍於今。其中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不可勝數。我今日未死。則似稍出頭人。而明日卽死。輒忽入於古人錄中。於是以

我所爲。校諸古人。無足比數者。是則可愧矣。故有志者。要當以古今第一等人物自期焉。士當恃在己者。動天驚地極大事業。亦都自一己締造。

喪己斯喪人。喪人斯喪物。

士貴於獨立自信矣。依熱附炎之念。不可起。有本然之真己。有軀殼之假己。須要自認得。人方少壯時。不知惜陰。雖知不至太惜。過四十已後。始知惜陰。旣知之時。精力漸耗。故人爲學。須

要及時立志勉勵不則百悔亦竟無益
雲烟聚於不得已風雨洩於不得已雷霆震於不
得已斯可以觀至誠之作用
動於不可已之勢則動而不括履於不可枉之途
則履而不危

周官有食醫掌飲食飲食須視為常用藥餌耳食
不厭精膾不厭細即是製法謹嚴意思食饘而
錫魚鰕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即是
藥品精良意思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即是君臣

佐使分量意思

聖人如強健無病人賢人如攝生慎病人常人如
虛羸多病人

身恒病者不覺其痛心恒病者亦不覺其痛

需雨天也待則霽不待則沾濡

需古文作霽
丙子正月錄

急迫敗事寧耐成事

茫茫宇宙此道只是一貫從人視之有中國有夷
狄從天視之無中國無夷狄中國有秉彝之性
夷狄亦有秉彝之性中國有惻隱羞惡辭讓是

非之情。夷狄亦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中國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夷狄亦有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天寧有厚薄愛憎於其間。所以此道只是一貫。但漢土古聖人發揮此道者獨先又獨精。故其言語文字足以興起人心。而其實則道在於人心。非言語文字之所能盡。若謂道獨在於漢土文字。則試思之。六合內同文之域。凡有幾。而猶有治亂其餘橫文之俗。亦能性其性。無所不足。倫其倫。無所不

具以養其生。以送其死。然則道豈獨在於漢土文字已乎。天果有厚薄愛憎之殊云乎。

聖人安死。賢人分死。常人畏死。

賢者臨殤見理。當然以爲分。恥畏死而希安死。故神氣不亂。又有遺訓足以聳聽。而其不及聖人亦在於此。聖人平生言動無一非訓。而臨殤未必爲遺訓。視死生真如晝夜。無所着念。

堯舜文王其所遺典謨訓誥。皆可以爲萬世法。何遺命如之。至於成王顧命。曾子善言。賢人分上

自當如此已。因疑孔子泰山之歌。後人假托爲之。檀弓已信多此類。欲尊聖人而却爲之累。常人平素無一善可稱。而偶有及病篤。自知不起。遺囑不亂。如賢者之爲者。此則臨死一節。似可取。然一種死病証候。或有致然。是亦不可不知。氣節之士。貞烈之婦。其心有所激。不敢畏死。分死者之次也。血氣之勇。輕死。狂惑之夫。甘死。則下於畏死者。又如釋老之徒。處死頗有自得。然其學畢竟亦由畏死而來。獨極大老人生氣全盡。

溘然無病以終者。則與安死者無異耳。

生物皆畏死。人其靈也。當從畏死之中。揀出不畏死之理。吾思我身天物也。死生之權在天。當順受之。我之生也。自然而生。生時未嘗知喜矣。則我之死也。應亦自然而死。死時未嘗知悲也。天生之。而天死之。一聽乎天而已。吾何畏焉。吾性卽天也。軀殼則藏天之室也。精氣之爲物也。天寓於此室。遊魂之爲變也。天離於此室。死之後。卽生之前。生之前。卽死之後。而吾性之所以爲。

性者恒在於死生之外。吾何畏焉。夫晝夜一理。幽明一理。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何其易簡而明白也。吾人當以此理自省焉。畏死者。生後之情也。有軀殼而後有是情。不畏死者。生前之性也。離軀殼而始見是性。人須自得。不畏死之理。於畏死之中。庶乎復性焉。亡靈現形。往往有之。蓋其人於未死之時。或切思慕。或極憤恨。氣既凝結。遍身身雖死。而氣之凝結者不散。因或爲祟。爲厲。然聚者無不散之理。

譬猶冬月貯水於器。凍涸成冰。器雖毀而冰尚存。終亦不能不斷盡。

方讀經時。須把我所遭人情事變。做注脚。臨處事時。則須倒把聖賢言語。做注脚。庶乎事理融會。見得學問不離日用意思。

一部歷史。皆傳形迹。而情實或不傳。讀史者須要就形迹以討出情實。

吾方讀書。一想古昔聖賢豪傑體魄皆死。則俯首感愴。一想聖賢豪傑精神尚存。則開眼憤興。

古往歷史。是現世界。今來世界。是活歷史。博聞強記。聰明橫也。精義入神。聰明豎也。有一耆宿。好讀書。除飲食外。手不釋卷。以至於老。人皆稱篤學。以余視之。恐不濟事。渠其心常常放在書上。不收在腔子裏。人五官之用。須均齊役之。而渠精神。端注於目。目偏受其勞。而精神亦從昏聩。如此。則雖能看書。而決不能深造自得。便除是放心。且如孔門之教。自終食至造次顛沛。不敢違仁。試思渠一生。手不釋卷。放心如

此能不違仁否。

孔門諸子。或閭閻如。或行行如。或侃侃如。氣象何等剛直明快。今之學者。終歲爲故紙陳編所驅役。神氣奄奄。不奮養成。一種衰颯氣象。與孔門諸子霄壤。

伯魚趨庭。始聞詩禮。時年蓋已過二十。古者易子而教之。則伯魚必既從學矣。而趨庭之前。未聞詩禮所學者何事。陳亢亦喜於問。一得三則。似前此未學詩禮。此等處。學者宜深思之。

取信於人難也。人不信於口而信於躬。不信於躬而信於心。是以難。

臨時之信。累功於平日。平日之信。收効於臨時。信孚於上下。天下無甚難處事。

責善朋友之道也。只須懇到切至以告之。不然徒資口舌以博責善之名。渠不以為德。却以為仇。無益也。

畜厚而發遠。誠之動物。自慎獨始。獨處能慎。雖於接物時不太着意。而人自改容起敬。獨處不能。

慎。雖於接物時着意。恪謹而人亦不敢改容起敬。誠之畜不畜。其感應之速已如此。

意之誠否。須於夢寐中事驗之。

不起妄念是敬。妄念不起是誠。

敬能截斷妄念。昔人云。敬勝百邪。百邪之來。必有妄念為之先導。

一箇敬生許多聰明。周公曰。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既已道破。

敬則心精明。

脩己以敬。以安人。以安百姓。壹是天心流注。勿錯認。敬做一物。放在胸中。不但不生聰明。却窒聰明。卽是累。譬猶肚中有塊。氣血爲之澁滯。不流。卽是病。

人不可無明快灑落處。若徒爾畏縮起起。只是死敬。濟得甚事。

胸臆虛明。神光四發。

耳目手足。都要神帥。而氣從氣導。而體動。

學者當德與齒長。業逐年廣。四十以後之人。血氣

漸衰。最宜戒牀第。不然神昏氣耗。德業不能致遠。不獨戒在少之時。

少壯人精固閉。而不少漏。亦不可神滯而不暢。過度則又自戕焉。故得節之爲難。飲食之過度。人亦或規之。淫欲之過度。人所不同。且難言。非自規而誰規。

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水火又能焚溺物。飲食男女。人之所以生息。而飲食男女。又能戕害人。爲學標榜門戶。只是人欲之私。

今之儒。勿攻今之釋。儒既非古之儒。釋亦非古之釋。

儒其言而不儒其行。則其言也。祇貽自謗。

泰西之說。已有漸盛之機。其所謂窮理。足以驚人。昔者程子以佛氏之近理。爲害而今。洋說之近理。甚於佛氏。且其所出奇技淫巧。導人奢侈。使人不覺駸駸然入於其中。學者當亦以淫聲美色待之。

窮理二字。原本易傳。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

盡性。以至于命。故吾儒窮理。唯理於義而已。義在於我。窮理亦在於我。若以徇外逐物爲窮理。恐終使歐邏巴人賢於吾儒可乎。

吾俯仰而觀察之。日月昭然。揭明星辰。燦然列文。春風和燠。宣化雨露。膏澤洽物。霜雪氣凜。然肅雷霆。威赫然震。山嶽安靜。不遷河海。弘量能納。谿壑深不可測。原野廣無所隱。而元氣生生不息。斡旋於其間。凡此皆天地一大政事。所謂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者。人君最宜體此。

天下之體以交易而立天下之務以變易而行
吾觀古今人主志存文治者必創業不忘武備者
能守成

國家於食貨無遺策連園田山林市廛無尺地欠
租入金銀銅並實署鑄出不知日幾萬計而當
今上下困弊財帑不足或謂奢侈所致余則謂
不特此蓋以治安日久貴賤人口繁衍比諸二
百年前恐不翅十數倍衣食之者逐年增多生
之者不給勢必至於此然則困弊如此亦由於

治安之久是可賀非可歎但有世道之責者不
可徒諉諸時運而不慮所以救之之方其方亦
無別法可設唯不過曰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生
之者衆爲之者疾而至於制度一立上下守之
措置得宜士民信之則蓋存乎其人矣

世有小人亦理也小人可小知不賢者識其小者
是亦天地間不可無是人或謂堯舜之民比屋
可封則過甚但唐虞之世雖有小人皞皞自得
各安其分而已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人君以國爲黨者也。苟不能然。下各自相黨。是必然之理也。故下有朋黨。君道之衰也。亂之兆也。

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君師也。君之誥命。卽師之教訓。無二也。迨世之下。君師判焉。師道之立。君道之衰也。故五倫之目。有君臣而無師弟。非無師弟。君臣卽師弟。不必別立目。或謂朋友兼師弟者。悞。

爲邦之道。不出於教養二途。教。乾道也。父道也。養。

坤道也。母道也。

辨虛實。強弱而後劑。可投。知時世習俗而後政可施。

見一物之是非。而不問大體之是非。拘一時之利害。而不察久遠之利害。爲政如此。國危矣。人情氣機。不可以一定求。誘之而勸。禁之而遏。順也。導之而反。阻抑之而益揚。逆也。是故駕馭之道。當察其向背。審其輕重。因勢而利導之。應機而激勵之。使其不自覺其所以然。此之爲得。

遇難處之事。不得妄動。須候幾至而應之。
處事雖有理。而一點便已挾在其內。則於理卽做
一點障礙。理亦不暢。
教人者。要須責其志。聒聒騰口。無益也。
饒舌之時。自覺氣暴暴斯。安能動人。
慎言處。卽慎行處。
昏睡發囁語。足見心之不存。
病狂人言語無序。則言語無序者。其去病狂也不
遠。

人最當慎口。口之職兼二用。出言語。納飲食。是也。
不慎於言語。足以速禍。不慎於飲食。足以致病。
諺云。禍自口出。病自口入。
同此軀殼。則同此情。聖賢亦與人同耳。故其訓曰。
教不可長。欲不可從。教欲亦是情種。何必斷滅
之。只是不可長。不可從而已。大學教情。人往往
疑之。吾不謂然。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
薛文靖以爲名言。余則以爲未也。凡事當問其

心何如。心苟有物。己雖不言。人將聞之。人雖不聞。鬼神將闕之。

心猶火。着物爲體。不着於善。則着於不善。故游藝之訓。不特導諸善。而又所以防不善也。博奕之賢乎已。亦以此。

理到之言。人不得不服。然其言有所激。則不服。有所強。則不服。有所挾。則不服。有所便。則不服。凡理到而人不服。君子必自反。我先服。而後人服之。

禹聞善言。則拜。中心感悅。自然能如此。拜字最善。狀猶言膝不覺屈。

人心惟危。則堯舜之心。卽桀紂矣。道心惟微。則桀紂之心。卽堯舜矣。

水氣結爲魚鼈。魚鼈卽水也。而魚鼈不自知其爲水。山氣結爲禽獸。爲草木。禽獸草木卽山也。而禽獸草木不自知其爲山。地氣之精英結爲人。卽地也。而人不自知其爲地。人與萬物。畢竟不能離地。人物皆地也。今試且游。

心六合外以俯瞰世界。但見世界如一彈丸。黑子而人物不可見。於是思察此中有川海。有山嶽。有禽獸草木。有人類。渾然成此一彈丸。着想到此。乃知人物之爲地。

此心靈昭不昧。衆理具。萬事出。果何從而得之。吾生之前。此心放在何處。吾歿之後。此心歸宿何處。果有生歿歟。無歟。着想到此。凜凜自惕。吾心卽天也。

人所受之氣。其厚薄分數。大抵相若。如軀之大小。

壽之脩短。力之強弱。心之智愚。無大相遠者。其間有一處受厚者。皆謂之非常。非常則姑置之。就如常人。軀與壽與力之分數。不可奈之何。獨至於心之智愚。可以學而變化之。故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人一十之。已百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可以漸進於非常之域。蓋有此理矣。但常人多遊惰。不能然。豈亦天有算壽歟。

有名之父。其子不墜家聲者鮮矣。或謂世人推尊。

其父。因及其子。爲子者長於養。且有所挾。遂養成傲惰之性。故多不肖。固非無此理。而不獨此。父既非常人。寧不慮及豫爲之防。畢竟不能反之。蓋亦有數矣。試思之。就如草木。今年結實過多。則明年必歉。人家乘除之數。亦有然者。人罹裁患。禱鬼神以禳之。苟以誠禱。或可以得驗。然猶惑也。凡天來之禍福。有數不可趨避。又不能趨避。鬼神之力。縱能一時禳之。而有數之禍。竟不能免。天必以他禍博之。譬如頭目之疾移。

諸腹背。何益之有。故君子順受其正。吉凶以理言之。君子常吉。小人常凶。以氣言之。有流行有對待。如盛衰迭至。是流行也。憂樂相耦。是對待也。

天下之憂。集於一身。非凶乎。天下之樂。歸於一身。非吉乎。享天下之樂者。必任天下之憂。則吉凶果何所定歟。召公云。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乾以易知。良知也。坤以簡能。良能也。乾坤統於太極。知能一也。

看來宇宙內事。曷嘗有惡。有過不及處。卽是惡。看來宇宙內事。曷嘗有善。無過不及處。卽是善。萬物相待爲用。不能相兼。是亦其所以爲一體。形質相似者。氣性亦相類。人與物皆然。相法非沒道理。然其惑人不甚。故君子不爲也。荀卿非相。言雖武斷。而亦說破痛快。

雅樂感召之妙。至於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蓋使聽者不覺。手舞足踏。何曾思。聽如鄭衛淫哇。亦使人手舞足踏。故足以亂雅樂耳。乃知魏文侯聽

古樂唯恐卧者。恐已非先王之雅操。

雅樂秘訣。在聲音節奏之外。尋常伶工固不及知。唯大師或可與語。故孔子語之。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其所作之樂。亦自與天地同流。春氣始至。萬物向榮。見諸禽如暢茂條達。大和畢呈。見諸純如結實成形。條理明整。見諸皦如剝落於外。胎孕於內。見諸繹如蓋其妙有與四時合其序者如是。唯夫子能知之。故語以洩其秘。不然。大師旣是大師矣。聲音節奏。彼所熟講。雖

夫子烏能倒誨之邪。

須知親在時。親身卽吾身。親沒後。吾身卽親身。則自不得不以自愛之心。愛親。以敬親之心。自敬。吾靜夜獨思。吾軀一毛一髮。一喘一息。皆父母也。一視一聽。一寢一食。皆父母也。既知吾軀之爲父母。又知我子之爲吾軀。則推而上之。祖曾高無非我也。遞而下之。孫曾玄無非我也。聖人親九族。其起念頭處。蓋在此。

體膚垢污。化爲蟣蟲。不得不刷除。又思念此物亦

爲吾皮毛之末所生。猶不忍殺大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其恤刑慎罰。卽是與此念頭一般。

深夜獨坐。闇室群動皆息。形影俱泯。於是反觀。但覺方寸內有炯然自照者。恰如一點燈火。照破闇室。認得此正是我神光靈昭本體。性命卽此物。道德卽此物。至於中和位育。亦只是此物。光輝充塞宇宙處。

孝子卽忠臣。賢相卽良將。

事君不忠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曾子孝子。其言如此。彼謂忠孝不兩全者。世俗之見也。

忍字未拔去病根。所謂克伐怨欲不行者也。張公藝書百忍字。恐俗見。

心上有忍。忍字非好字面。但借做喫緊寧耐可也。要亦非道之至者。

多一物斯多一事。多一事斯多一累。

衆人以爲幸者。君子或以爲不幸。君子以爲幸者。衆人却以爲不幸。

私欲不可有。公欲不可無。無公欲則不能恕。人有私欲則不能仁。物。

因民義以激之。因民欲以趨之。則民忘其生而致其死。是可以一戰。

漸必成事。惠必懷人。如歷代姦雄。有竊其秘者。一時亦能遂志。可畏之至。

匿情似慎密。柔媚似恭順。剛愎似自信。故君子惡似而非者。

惻隱之心偏。民或有溺愛殞身者。羞惡之心偏。民。

或有自經溝瀆者。辭讓之心偏。民或有奔亡風狂者。是非之心偏。民或有兄弟鬩牆。父子相訟者。凡情之偏。雖四端遂陷不善。故學以致中和。歸於無過不及。謂之復性之學。

情之本體。卽性也。則惡之本體。卽善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

經之妙於用處是權。權之定於體處是經。程子權只是經一句。詮極妙。

賞罰與世輕重。然其分數大略。十中七賞。十中三

罰可也。

孟子以急先務。急親賢爲堯舜之仁智。試檢二典並皆前半截是急先務。後半截是急親賢。

堯舜之上善無盡責備之言。畢竟難也。必先知其人分量所至。然後責備。不然寧有窮極。

坤厚載物。人當體之。哀喪敬祭。亦自一厚字裏面出來。

父母遺衣服器玩爲子孫者。當愛護之。以無忘追慕。決無脫手贈人之理。今喪家分贈遺物。漢土

亦輒近有孝布孝帛並弊俗也。金世宗却宋遺物亦有見。

能教育子弟非一家之私事。是事君之公事也。非事君之公事。是事天之職分也。

孔門之學。端在躬行。門人問目皆舉己所當爲。質之。非如後人執經叩問。故夫子之答之。亦人人異。大抵皆矯偏救弊。裁長補短。以歸諸正而已。譬猶良醫對症處劑。症人人異。故劑亦人人異。懿子武伯子游子夏所問同。而答各不同。亦可

以想當時之學

經書文字。以文字注明之可也。意味則當以我心透入得之。畢竟不能着文字。

窮經須要考據於此心。引證於此心。如徒就文字上考據引證。輒謂窮經止此。則陋甚。

窮經必有義理文理湊合處。一以吾識斷之。斯爲得。

先儒經解謬誤。不得不訂正。但須出於不得已。不容有好異之念。

讀書法當師孟子三言曰以意逆志曰不盡信書
曰知人論世

講經之法要簡明不要煩悉要平易不要艱奧只
須使聽者得大意分曉可也至深意處則畢竟
非口舌所能盡但或察識子弟受病處間及餘
意替聖賢口語一二箴砭使其頗有所省悟亦
儘好若夫簸弄口舌縱橫辨博使聽者解頤忘
疲則非講經本意

不定而定謂之无妄宇宙間唯有此活道理充塞

焉萬物得此以成其性所謂物與无妄也

物固活也事亦活也生固活也死亦活也

天定之數不能移動故人生徃徃負其所期望而

趨其所不期望吾人試反顧過去履歷可知

世有君子有小人其迭相消長者數也數之所以

不得不然者即理也理有可測之理有不可測

之理要之皆一理也人當安於可測之理以俟

於不可測之理是人道也即天命也

凡作事當盡於人而聽於天焉有人平生放懶怠

情輒謂人力徒勞無益。數護於天來。則事必不成。蓋是人天奪之魄。使然。畢竟亦數也。有人平生敬慎勉力。乃謂人理不可不盡。數俟於天定。則事必成。蓋是人天誘之衷。使然。畢竟亦數也。又有盡於人而事不成。是理可成而數未至者。數至則成。不盡於人而事偶成。是理不可成而數已至者。終亦必致敗。要之皆數也。成敗有下於其身而於其子孫者。亦數也。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十復歸於一。大而百千萬億。

小而分釐毫絲。皆一十之分合。以至無窮也。易自太極而起。至四象而數略具。以其一二三四之積始成十也。就十中除老陽位一。則餘九。故九爲老陽之數。就十中除少陰位二。則餘八。故八爲少陰之數。就十中除少陽位三。則餘七。故七爲少陽之數。就十中除老陰位四。則餘六。故六爲老陰之數。又自一至十之積。則成五十五。謂之天地之數。今試屈伸五指。數之。先自大指屈爲一。食指爲二。中指爲三。無名指爲四。小指

爲五再自小指伸爲六六與五卽十一無名指
爲七七與四卽十一中指爲八八與三卽十一
食指爲九九與二卽十一大指爲十十與一卽
十一每一指皆十一合五指而成五十五則天
地之數蓋旣具於掌中矣又就天地之數以其
五十充著數餘五虛之以擬卦位卦位六虛五
則一不足著用四十九五十則一有餘並未定
也方筮時著虛其一蓋去其有餘歸之於不足
是感應之幾也乃著數退成四十九而卦位進

具六虛以待於六十四數於是定矣著之德圓
而神故七其七卦之德方以智故八其八用七
求八得九與六以推吉凶悔吝之所趨凡是數
理之秘也不獨易爲然而萬物之數亦皆不越
於此

文政癸未嘉平月

福知山城主源綱條校字

言志錄

余受學於一齋先生
有年矣今茲承乏於
浪華副鎮久違教
範因出此錄日讀數
章沈潛而玩味之猶

之面命耳提也凡
有志於學者皆當正
其趣向況於有邦有
土者乎吾觀世之號
稱好學者或馳虛文

而無實得或流功利
而失正路其於家國
也果何益豈非以學
乖其方乎此緣悉出
於先生之所自得正

足以使人正其趣向而
得所歸——宿矣余
不敢自私也特授刻
之貽誌世之有志者共
焉甲申春仲月

下浣書於浪蕪城山
里解舍源綱條

是以使人公其起而西
得所歸
不敢自
特授
里
不



